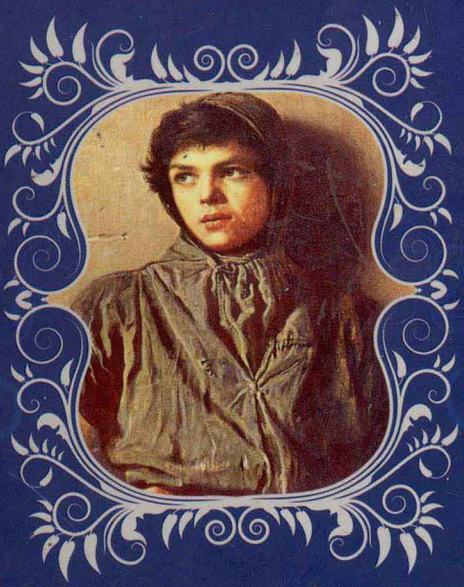
全译本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ДЕТСТВО В ЛЮДЯХ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著
高惠群 安 东 顾生根◎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ДЕТСТВО В ЛЮДЯХ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著
高惠群　安东　顾生根/译

主　　编：尹承东
执行主编：张高里
编　　委（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逢振　尹承东　李玉民
杨武能　张建华　张经浩
张高里　陈众议　罗新璋
施康强　郭建中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苏）马克西姆·高尔基著；高慧群，安东，顾生根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5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001-2215-9

Ⅰ. 童… Ⅱ. ①高…②高…③安…④顾… Ⅲ. 长篇小说—作品集—苏联 Ⅳ.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3504 号

本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7870
电子邮箱／book@ctpc.com.cn
网　　址／http://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王玉玲　范　伟
责任编辑／王玉玲　吴　强
封面设计／小徐书装

排　　版／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20.5
字　　数／58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2215-9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前言

一部文学史是人类从童真走向成熟的发展史，是一个个文学大师用如椽巨笔记载的人类的心灵史，也是承载人类良知与情感反思的思想史。阅读这些传世的文学名著就是在阅读最鲜活生动的历史，就是在与大师们做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与情感交流，它会使一代代的读者获得心灵的滋养与巨大的审美满足。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以中外语言学习和中外文化交流为自己的出版宗旨，三十多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社会科学著作和人物传记等，与国内翻译名家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翻译质量急剧下降，出版物质量也令人忧虑。出版一套质量上乘、造福读者的高品味文学名著便成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国内翻译界的一致赞同与积极响应。这便是“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的缘起。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以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著名翻译家尹承东先生为主编，著名翻译家王逢振、尹承东、李玉民、杨武能、张建华、张经浩、陈众议、罗新璋、施康强、郭建中为编委的“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编委会，他们本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遴选篇目，选择国内最权威的译本，向读者奉献上一道精神盛宴。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国内最权威的译本纳入这一系列，不断地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读者。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的喟叹。中外大师们不必疑虑，捧读他们著作的读者，便是他们的千古知音，他们的作品将伴随人类文明的足迹，直至永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译本序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本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佩什科夫,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他的笔名。1868年3月16日出生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下诺夫哥罗德市(1932年后改为高尔基市)的一个细木工家庭。其祖父曾是沙皇时代的军官,凶狠暴戾,动辄鞭打父亲。高尔基3岁那年,举家迁往南方里海之滨的阿斯特拉罕城。不久,父亲因患霍乱不治,离开人世。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母亲瓦尔瓦拉只能带着他去外祖父家暂渡难关。于是高尔基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11岁那年,母亲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不幸病故。这一年他刚读完二年级,在外祖父的逼迫下,辍学外出闯荡人间。

1892年初,高尔基回到下诺夫哥罗德市,着手文学创作,当年便在梯弗里斯《高加索报》上发表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从此开始了创作生涯。一生中,他创作了许多名篇佳作,如《海燕之歌》、《鹰之歌》、《切尔卡什》、《奥尔洛夫夫妇》、《小市民》、《底层》等,这些早期的作品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其基本特点就是风格迥异、绚丽多彩,气势宏伟,激情昂扬。其笔锋所向直指资本主义的罪恶,剥削者、私有者和小市民的庸俗世界观。同时预示和烘托出20世纪初俄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

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乃是高尔基创作鼎盛时期的杰出成就。在十多年间,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惊人的速度写出二十多部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精品力作,例如《苦命人巴维尔》、《福玛·高尔杰耶夫》、《三人》、《母亲》等。《母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力作。它开辟了俄罗斯文学新领域,描绘了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第一次高举革命大旗的历史场面,塑造了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工人

革命英雄主义群像，为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石。

1905年以后，高尔基几度出国，去意大利定居。他在热烈欢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同时，却又对此后的十月革命表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在这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通过反思，作家重又把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主题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写出奥库罗夫三部曲《奥库罗夫镇》，《马特维·科热米亚金》，《崇高的爱》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俄罗斯游记》等系列作品。高尔基的创作晚期主要在国外。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叙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以十月革命前四十年间俄国社会精神生活演变为历史背景，描绘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史诗性巨著。1933年5月，高尔基最终回到祖国定居，1936年6月18日逝世。

高尔基是一位完全自学成材的作家。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凭着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精神，最终成为一名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巨人，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十年磨一剑。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作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花了整整十年工夫写成的一部近代世界文学名著。《童年》最初发表于1913年，主要记述小主人公阿廖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佩什科夫的昵称）在外祖父家度过的八年童年时光。外祖父卡希林是个自私、贪婪的小染坊业主，在这个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弥漫着剧烈的敌意”，暴力、欺诈、损人利己、幸灾乐祸、自相斗殴、大声辱骂已司空见惯。在作者笔下，这个黑暗的“卡希林王国”其实就是旧俄沙皇统治下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社会缩影。在这里唯有外祖母阿库林娜使阿廖沙见到一线光明和希望。外祖母爱憎分明，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敢作敢为，是阿廖沙最亲近的监护人和教育者。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女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性格。

《童年》是高尔基积一生童年生活之素材而写成的一部小说，充满童趣。它用儿童纯真无邪的眼光，通过思考和感悟，抒发童

年的欢乐和初涉人生的艰难苦楚。比如，他始终记得父亲下葬时被活活埋入墓穴的一只小蛤蟆；他喜欢在雪地上观察小鸟，喜欢在花园里营造自己的一角；他常常在夏夜的星空下沉思和阅读《安徒生童话》，并由此不时感到惊喜和感悟，等等。由此可见，此书确是一部青少年的“生活教科书”，既寓教于乐，又富有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

《在人间》叙述主人公阿廖沙刚满11岁，就外出独立谋生的一段苦难经历，刻画旧俄外省各阶层人的生活画面。小主人公阿廖沙被外祖父赶出家门后，不得不去闯荡社会，先后在皮鞋店当学徒，到轮船上当洗碗小工，去绘图师表舅家当帮工，在圣像作坊当学徒，在市场剧院当勤杂工和配角等，干着与年龄、体力不符的体力活儿，备尝人间心酸和苦难。在充斥着愚昧、污秽的社会底层，阿廖沙也遇到形形式式的各等人物，其中有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泼辣、能干的洗衣妇娜塔莉娅，虚伪、狡诈的皮鞋店老板，充满小市民习气的绘图师表舅的家人。不可否认，在阿廖沙的一生中，给予他启蒙教育的当数伏尔加河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斯穆雷有一箱书，空闲余暇躺在船舱里的铺上，时常让阿廖沙念书给他听，并不时开导他：“一个人想聪明，就必须读书，而且要读正经的书。”在他有意无意的引导下，高尔基从小爱上了读书，并把读书当作人生的最大追求。但是圣像作坊附近的商人们为赌博，让一个叫“大胃口”的小伙子在两小时内吞食十俄磅腿肉，这种恶作剧的场面给阿廖沙留下了可怕的印象。洗衣妇娜塔莉娅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女儿读书，期望日后能依靠她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女儿的背叛最终使她陷入绝望。高尔基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地抒发内心感受，揭示了旧俄时代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末了，阿廖沙为了不虚度年华，有所作为，决定去喀山上大学。

第三部《我的大学》记叙阿廖沙满怀上大学的愿望，告别年迈的外祖母，来到伏尔加河岸的喀山市。到了喀山，他就清楚地意识到，上大学的梦想难以实现，因为必须直面人生，为生存而去受雇干活。于是喀山的贫民窟、穷街陋巷、码头仓库成了他追求科学知识的第一所社会大学。作家用在码头上的亲身经历描绘出

劳动场面使读者不禁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与他一起干活的那帮衣衫褴褛的码头装卸工冒着寒夜的潇潇秋雨，从一艘触礁搁浅的货船上往岸上紧急抢卸货物。他们如醉如狂、甩开膀子大干的景象令阿廖沙不由得悲从中来，真切地体会到劳苦大众潜藏着的巨大力量和他们噩梦般的痛苦生活。空闲时，阿廖沙常去民粹派革命者杰连科夫的小图书室，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克思的著作，听喀山大学学生辩论和流放回来的革命者对沙皇黑暗统治的控诉，拓展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头脑里迸发出最初的革命思想火花。1887 年阿廖沙遭到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他在大学生中没找到真正的朋友，对雇工们的宣传鼓动受到挫折，加之获悉有人被捕，外祖母去世，更主要的是，他探索已久的人生问题在理论书中找不到正确答案，这一切令他绝望，便萌生以开枪自杀了此一生的念头。所幸子弹只打穿一个肺叶，他才得以摆脱死神。半年后，在民粹派革命者罗马斯的带领下，阿廖沙去乡下做农民的宣传发动工作。在乡下，他们的宣传活动和组织苹果生产合作社引起富农们的仇恨，罗马斯的小铺被焚烧，阿廖沙险遭火海吞噬。在喀山的四年，阿廖沙虽然没能进大学的门，但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他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结识了一些民粹派革命者，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现状，逐步提高了觉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正如高尔基自己回顾时所说的："我虽然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但精神上使我获得生命，却是在喀山。喀山是我最喜欢的一所'大学'。"

高尔基的这部自传体三部曲从酝酿到问世，一直得到列宁的关心和支持。列宁在一次会见中全神贯注地听完高尔基讲述自己苦难童年和流浪生活后，热情地鼓励他说："您应该把这些全写下来，老朋友，应该写！这一切都是非常有益的，非常有益……"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让她给他读刚发表的《我的大学》。不可否认，高尔基的这三部曲在俄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崇高的、深远的，它的问世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作品的诞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它不仅为研究高尔基本人的成长历程、创作轨迹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且深

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旧俄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小市民的自私、富农的贪婪和仇恨心理，描写了俄国早期革命者、民粹派成员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秘密社会活动，着力勾勒出一幅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城乡广阔的生活画面。应当说，高尔基的三部曲在我国曾经影响了几代青少年，时至今日，它对广大未成年人，乃至青年读者仍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教育意义和经久不衰的经典文学的艺术魅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现出它的璀璨光芒。

顾生根

2006.3

目 录

译本序 …… 001

童 年 …… 001

一 …… 001
二 …… 011
三 …… 024
四 …… 041
五 …… 053
六 …… 066
七 …… 073
八 …… 084
九 …… 100
十 …… 116
十一 …… 136
十二 …… 154
十三 …… 174

在人间 …… 191

一 …… 191
二 …… 209
三 …… 225
四 …… 237
五 …… 266
六 …… 280
七 …… 29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八 …… 306
九 …… 321
十 …… 337
十一 …… 358
十二 …… 376
十三 …… 399
十四 …… 412
十五 …… 428
十六 …… 441
十七 …… 455
十八 …… 470
十九 …… 484
二十 …… 497

我的大学 …… 511

童　年

一

在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里，就在窗户下面的地板上，躺着我的父亲。他穿着白衣裳，身子特别长，光脚丫子的脚指头奇怪地揸开着，那双可亲的手静静地平放在胸前，手指是弯曲的；快活的眼睛上紧紧压着两枚乌黑的铜币①，慈祥的脸孔发黑了，牙齿难看地龇着，让我害怕。

母亲光着半身，穿条红裙子跪在那里，用我平时锯西瓜皮玩的那只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上。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话，嗓音低沉又嘶哑，她的灰色眼睛肿了起来，就像在融化似的淌下大滴大滴的泪水。

外婆拉着我的手，她长得胖乎乎的，脑袋大，眼睛也很大，皮肉松弛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软绵绵的，有趣极了。她也在哭，但哭得有些特别，就像在给母亲很好地帮腔。她浑身颤抖，拉着我，把我推向父亲那边去。我撑着不肯过去，躲在她背后，我心里害怕，怪不自在的。

我从来没见过大人哭，也听不懂外婆一遍又一遍说的那些话：

“跟爹告个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死了，亲爱的，不到年纪就早早地死了……”

我闹过一场大病，刚刚才好。我清楚地记得，生病的时候是父亲高高兴兴地忙着照料我，后来父亲突然不见了，接替他的是外婆这么个怪人。

“你从哪儿来？”我问她。

她回答说：

---

① 俄罗斯旧俗：在死者眼皮上放铜币，让他永远瞑目。

“从上头，从尼日尼[①]，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可不能走，小鬼！”

这真是好笑，让人不明白：这座屋子楼上住着几个染大胡子的波斯人，下头地下室里住着那个黄脸老汉，卖羊皮的卡尔梅克人。从楼梯上可以骑着栏杆溜下来，要是摔倒了，就翻跟头滚下来，这个我很清楚。这跟水有什么关系？全都不对头了，乱七八糟的真好笑。

“为什么我是小鬼？”

“因为你吵人。”她也笑着说。

她说起话来亲切快活又流畅。我从第一天起就跟她成了好朋友，现在真希望她赶快带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的样子让我憋闷。她的眼泪和哀号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不安。我头一回看见她这副模样。她一向态度严厉，寡言少语；她干净整齐，身材高大，就像一匹大马；她的身板很硬朗，手劲大极了。可是现在，她浑身都肿胀起来，蓬头垢面的，很不好看，衣服也全撕破了；原先整整齐齐的头发，就像一顶发亮的大帽子，现在却披散在光光的肩膀上，有些搭到了脸上，而另一半编成辫子的头发，晃晃荡荡，不时触到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很久，她也没有瞧我一眼，只顾替父亲梳头，老是呜呜地哭，哽咽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几个穿黑衣服的庄稼汉，还有岗亭里的警察，一起朝屋里张望。那个岗警生气地喊道：

“快点收拾！”

窗户上用一块深色的披巾做幔子，风把披巾吹得鼓鼓的，就像船帆一样。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坐小帆船玩，忽然打雷了。父亲笑起来，用膝盖紧紧夹住我，对我喊道：

“没事儿，别害怕，洋葱头儿！”

这时母亲忽然费劲地站了起来，但马上又无力地坐下，仰面栽倒了，头发散乱一地。她两眼紧闭，苍白的脸变成铁青。她像父亲

---

① 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从伏尔加河上游的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今高尔基市）来。“尼日尼”，俄语又有“下头”的意思。

那样龇出牙齿，用可怕的声音说：

“关上门……阿列克谢出去！”

外婆推了我一把，奔到门口叫起来：

“乡亲们，不要怕，请别碰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啦，上帝保佑！”

我躲到暗角的一只大箱子后面，从那儿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扭动和哼哼，她把牙齿咬得格格响，而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又亲切又欢喜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忍一忍，瓦留莎[1]！……圣母啊，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上忙乱，不时碰到他，她们又是哼又是叫，而他一动也不动，仿佛还在笑。地板上的忙乱持续了很久。母亲不止一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婆就像个又大又软的黑皮球一次次从屋子里滚出去。后来黑暗中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哭声。

“谢天谢地！”外婆说，“是个小子！”

她点亮了蜡烛。

我大概在角落里睡着了，后来的事情一点也不记得了。

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二个印象，是一个阴雨天，在坟场上荒僻的角落。我站在打滑的黏土堆上，望着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里。坑底积着好多水，还有蛤蟆，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盖上。

站在墓边的有我、外婆、浑身淋湿的岗警和两个气呼呼拿着铁锹的庄稼汉。温暖的细雨就像小小的玻璃珠儿，不停地洒在大伙身上。

“盖土吧。”岗警说了一句就走开了。

外婆用头巾捂着脸哭了。庄稼汉们弯下腰，急忙向墓坑里铲土，把坑底的水打得噗噗响。两只蛤蟆跳下棺盖，又往坑壁上跳，结果被泥块砸到坑底去了。

“你走开，廖尼亚[2]。”外婆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一扭身挣脱了她的手，我不想离开。

“你真是的，上帝啊。”外婆抱怨道，不知是对我，还是对上帝。

---

① 瓦尔瓦拉的小名。

② 阿列克谢的小名。

她垂着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墓坑已经填平了，她还一直站着。

庄稼汉用铁锹嘭嘭地拍紧坟土。这时吹来一阵风，把雨带走了。外婆拉起我的手，领我从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中间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呀？”从墓地出来后，她问我。“你应该哭一下的！”

“我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那就算了吧。”她小声说。

也真奇怪：我很少哭，而且只是受了委屈才哭，弄疼了不哭。父亲见我流泪总取笑我，母亲则大声斥责我：

“不许哭！”

后来我跟外婆坐马车经过一条很宽很脏的街道，两旁都是些深红色的房子。我问外婆：

“那些蛤蟆能爬出来吗？”

“不，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像外婆这样经常、这样亲热地说到上帝的名字。

几天后，我、外婆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一间小舱里。我那刚出世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用白布裹着，扎了根红带子，就放在角落里的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马眼睛似的圆鼓鼓的窗户朝外面看。泛着泡沫的混浊河水，在湿漉漉的船窗外流呀流呀总流不完。有时候波浪溅起来，打到窗户玻璃上，我便身不由己跳下地来。

“别害怕。”外婆说，用她柔软的双手将我轻轻抱起，放回到包袱上。

河水上面笼罩着灰蒙蒙的湿雾。远方露出了一片黑色土地，不久它又消失在雾和水里了。周围的一切都在晃动。只有母亲双手抱在脑后，紧紧靠住舱壁，站着一动也不动。她脸色阴沉、铁青，茫无表情，两眼紧闭，始终不说话，好像整个儿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认不出来了。

外婆好几次小声对她说：

“瓦里娅①，你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吗？”

她不说话，也不动。

外婆跟我说悄悄话，跟母亲说话声音要大些，但好像赔着小心，有点胆怯，话也很少。我觉得她有点怕母亲。我明白这一点，这使我和外婆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水手在哪儿？”

她说的话也让人奇怪，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蓝衣服，拿来一个小木匣子。外婆接过匣子，把弟弟的尸体往里放，装好后，伸手端着匣子向门口走去。外婆很胖，要侧过身子才能走出狭窄的舱门，她站在门口为难的样子真好笑。

“唉，娘！”母亲喊道，一把夺过小棺材，和外婆一起走了。我独个儿留在舱里，仔细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乡下人。

“小弟弟死了，是吧？”他弯下腰来对我说。

“你是谁？”

“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呀？”

“是一座城市。你朝窗外看，那就是它！”

陆地在船窗外移动，黑乎乎的陡岸上雾气腾腾，像是刚切下来的一片大圆面包。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小外孙去了。”

“把他埋在土里吗？”

“当然是埋在土里。”

我告诉水手，在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几只蛤蟆。他把我抱起来，搂紧了，亲了亲。

“唉，小弟弟，你还什么都不懂呢！”他说。“你用不着可怜蛤蟆，随它们去吧！可怜可怜你母亲吧，瞧她多伤心啊！”

头顶上忽然呜呜地响起来，现在我知道这是轮船在拉汽笛，所以不害怕了。水手连忙放下我，向舱外跑去，一边还说：

---

① 瓦尔瓦拉的小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